

如歌行板 陈汉忠

三亚观海



三亚龙湾。资料图

在浩瀚南海的碧波之上，琼岛如一枚温润的翡翠镶嵌于烟波浩渺中。近两千公里的海岸线蜿蜒舒展，北纬18度的阳光勾勒出它穹隆状的轮廓。位于最南端的三亚，犹如皇冠上的明珠，晶莹剔透，光彩照人。明珠照耀下的那片海，乃是琼岛最精彩处，碧水白沙，椰风海韵，将热带的炽烈与海天的深邃揉成万种风情，成就了中国南端的热带秘境。

在黄海之滨长大的我，对大海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只是儿时记忆中的大海，除了一望无际的滩涂，就是咸涩的海风。后来参军离乡，刻意观海的机会并不多。但对大海的向往从未淡忘。那次出差海南三亚，拎着行李箱直奔海边。出租车司机询问目的地，一句濒海最近的饭店，把我送进了天涯海角公园门口的宾馆。

跨进天涯海角公园，热带风情扑面而来，碧海、巨石、椰树相映成趣。穿过一片雨林，一棵叫不出名字的大树斜倚海面，寄生的鸟巢蕨攀附树干，阳光穿过茂密的树叶，洒下一地斑驳光影。循着海声前行，眼前豁然开朗，蔚蓝大海骤然跃入眼帘。近岸海浪撞击礁石，如碎蓝玻璃洒落一地，闪着荧荧蓝光。远处渐渐变成深邃钴蓝，与浩瀚天际融为一色。美啊，祖国的南海，我忘情地赤脚踏入洁白海滩，双脚瞬间被温暖的海水包裹。我奔跑着，身后留下一串浅浅的脚印，只一会儿，又被此起彼伏的海水抚平。走近天涯海角，四个红色大字龙飞凤舞，把一块高耸的巨石装点得雄伟壮丽。一群鸥鸟低空掠过海面，发出一阵快乐的鸣叫，忽闪之间，又翱翔云端。忽然间，我想起古人的喟叹：“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唐人张九龄的诗句穿越千年，依然能勾起游子对远方的遐思。然而今日的琼岛，早已不是古人诗中那个荒远的存在，这里的大海，如今不仅具有“大鹏一日同风起”的顽强闯劲，更有着“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壮志豪情。

三亚亚龙湾，海岸线银沙如茵，是琼岛观海必去之处。不仅因为海湾的宽阔壮美，最与众不同的是这片海域极致的清澈，正午的阳光下，25米的超高能能见度让水下珊瑚礁的斑斓清晰可辨。见有潜水观海的娱乐项目，水乡长大的我萌生一试的冲动。在教练陪同指导下，我换上潜水服，咬住呼吸嘴，按约定方式，缓缓下潜。儿时故乡河中潜泳，我在水下憋气潜游30多米，这回潜入大海，不用憋气，感觉全然不同。初始只觉清凉舒适，海水清澈透明，周围泳伴的身影清晰可见，随着下潜深度增加，耳膜被海水挤压，一股轻微的胀痛袭来，我摇摇头，不适感渐渐消失。不知不觉中，眼前豁然开朗。哇！好一座

美丽的海底花园。成片的软珊瑚如彩色绸缎在水中摇曳。扇状珊瑚舒展薄翼翩翩起舞。柳状珊瑚垂下纤细的触须轻舒广袖。我忍不住轻轻手触，软软的，略带韧性的粗糙拂过指间。

教练指向一处礁石，五颜六色的海星安静地趴着，像一幅多彩的油画。几条叫不出名字的小鱼在海葵中穿梭，一条深褐色的石斑鱼慢悠悠游来，鳞片在光线下闪着金属光泽。我顺手一捞，鱼儿四散奔逃，浮游生物在光影中沉浮，与呼吸调节器的细泡声交织，构成属于大海深处的静谧。这便是这片玻璃海下的生机与灵动，每一次下潜都是与另一个世界的温柔邂逅，每一次呼吸都能触摸到海洋的脉搏，这便是这片海最动人的馈赠。

大东海的早晨，是从冲浪板划开海面开始的。沙滩细腻如粉，海水呈现出由远及近的色彩变幻，近处透明的浅绿与远方深邃的蔚蓝融为一体。东方的霞光给海面铺上碎金，与岸边壮士列阵般的椰林相依，构成一幅经典的热带画卷。我沿着海滩漫步，先是一群拾海人，她们似乎已是满载而归，稍显沉重的背篓已经看出端倪。她们踏着沙滩上起伏的海水，归途上撒下一路银铃般的笑声。接着是一群孩子，他们三五成群，蹲在海滩上，用手中的小铲子挖掘着什么。近前一看，原来他们在创作：一条蜿蜒的河流，一座森严的宅院，还有绵延不绝的山峰，让人忍俊不禁的沙人——这是孩子们心里最美好的风景。

在一顶冲浪学员搭起的帐篷里，一位晒成古铜色的冲浪教练正在做示范动作，他说他从东北来，十年前第一次见到这片海就爱上了。他在这片海已带出上百名冲浪运动员，其中不少孩子还参加了省市和国家的比赛。最让他兴奋的是一名他带出来的短板女选手还在全国冲浪比赛中拿了银牌。

“海不在乎你是谁，只在乎你敢不敢拥抱它！”帐篷内挂着的一条标语让我沉思，我不知道这位冲浪教练十年间经历了什么风风雨雨，但我坚信，这一定是眼前这片海留给他的人生启示。我忽然明白，三亚这片大海的魅力，并非水清沙白、浪美礁奇，而在于它能让每个走进大海的人找到内心的归属，都能在这片蔚蓝中，读懂自然和文明的力量，感受浩瀚博大的气势，体味有容乃大的人生境界。或许，这便是三亚观海最动人的意义。☞

市井烟火 梁小静

成长的印记

我一直戴着眼镜。有一天，儿子友友忽然看见了我的眼镜。他举手抓着我。我摘下来，放在高处。他扭头往高处看，他知道够不到了。我听见他的嘴“啞”的一声，像在惋惜。

他有想要而不能得的许多东西。拉开冰箱门，红色包装的辣椒酱。从他面前骨碌滚远的黄木球。我们远远地吃着馍片、花生米。他微伸出手，手指做出抓握的样子，好像他拿到了。我们都笑了。

他用细木槌敲响了彩色的八音板时，会停下来，看看我。得到了笑容和赞叹，他又再次敲响。此刻，他的欢乐是加倍的。

一月刚刚过去几天，这几天里，有友友满十个月的那一天。我记不清在它之前，还是之后，友友伸出两只手，会急切地看着我说“抱抱，抱抱”。他着急时，嘴里发出一串激越之声，谁也听不懂，但那就是着急。

他的眼睛很能传神了。他会抿住嘴笑，我们因此而笑时，他更高兴了。

友友坐在床上，像上班工作，一层层地掀被角、褥角，不厌其烦。有一天，我把三本小书放在被褥之间。友友一掀开，发现了。他的欢乐瞬间加倍了。

他像个小拖拉机。一上午，嘴巴一直在嘟嘟嘟。

他学会了“jie”的发音后，便不再发了。过了两天，他嘴里开始“ge-ge”地响起来。半梦半醒时，他忽然能拍手了。他白天练习的，睡梦中也在练习啊。

给友友说耳朵在哪里，让他来摸一摸，妈妈的左耳朵，妈妈的右耳朵。他摸了左边，摸了右边。有一天，他坐在爸爸怀里。“爸爸耳朵在哪里？”他扭头看着我。他可能仍然想着我的耳朵。他不知道，谁都有耳朵，爸爸也有。爸爸把头侧过去，友友看到了，伸手摸一摸。

他总是玩着玩着，忽然意识到是自己一个人，就开始探身四处找。有一个中午，我在厨房拿酱油，探身看了他一眼。欸，他也探身歪着头，正往厨房看。我们忽然看见彼此都探着身，都笑了。

一个人在家带孩子，扔垃圾也变成了问题。一袋纸尿裤攒得满满的，到了非扔不可的时候了。头一天晚上，就开始发愁了。外面的风撞着窗户。第二天，终于要下楼了。提着二十斤重的纸尿裤，抱着二十多斤的友友。纸尿裤磕碰着我的膝盖，像要绊倒我。平安地下了三楼，摸到友友脚，发现脚上忘记穿鞋了。

纸尿裤丢在三楼楼道，回家穿上鞋。磕磕碰碰。从二楼上来一位阿姨。“小孩多乖啊。大人穿这么厚，给孩子穿得真少。冷啊。小孩多乖啊。”她上楼了，留下我自己犹豫了。

外面很冷吗？出来图省事，只穿了绒裤，没穿秋裤，阿姨看出来了吗？我自责忧虑着。这时又想起友友鼻塞时，哭出声的样子。

我张嘴，发“啊啊”的声音，友友伸过手。他手里捏着一个小馒头块。馒头块到了我嘴里。他瞪大了眼，但很快相信了。第二次，他仍然瞪大了眼，一副吃惊的样子。

他拉我的手，他想让电子娃娃重新唱起歌。他把我的手往娃娃的方向拉，他的手使着劲，几乎是扳着我。他知道我的手会摁下开关。

他对带着机关的书很感兴趣，但犹豫着。他坐在垫子里，对书中一个挖出的空洞产生了兴趣。但他的左手抓着我衣服，一直不放松。我要起来，他松了手，书和衣服都松开了。我轻轻地挪一挪，他就知道了。他干脆地转过身，要抱一抱。

他注意到了格子布、沙发布、书包、婷婷的裙子、我的一件外套。他扒在沙发边，手摩挲着，揪了揪。最后咬了一口。

这是我的猜测。这颗小小的心。☞

电光幻影 张若初

遗忘也是一种告别

她们的决心总是沉默的。不论是谢南枝收回让告的那声抱歉，还是叶淑柔说：坐飞机，去泰国。无需大声呼喊，也不必立什么标杆。因为她们太过坚韧，蕴藏着足够的勇气，只需要下定决心的一刹那，便足以向着信仰的方向，跨越痛苦与煎熬，一直前进。

真相被揭示那天，雨很温柔，空气清新。叶淑柔在狭窄的走廊里撑伞，撑了两遍才撑开。

她似乎总是很平静，带着独属于老人的智慧与淡然。人生里细碎冗长的痛苦使她能够接受真相，一场几十年的误会会被揭开，一份疼了大半辈子的“背叛”被打碎，而她只是说，我去看看橄榄菜凉了没有。

凉了哦。她翻动锅铲，声音由于年老变了调子，显得那样落寞。凉了哦，听起来像又一次错过。

她有足够强的韧性承受住冲击，但这并不代表她不会无措、惶恐。岁月早就把那份痛磨平了，但遗憾消不去。认知里消亡的爱情，现在却带着这样纯真的情谊复燃，我想她是不知所措的。

那个风风火火、带着点独属于老人的固执的阿嬷，突然被真相浸泡得柔软了。她紧紧握着谢南枝儿子的手，一遍一遍夸“你是乖孩子”；她小心翼翼地踏入住所，那里住着一个人，曾写给她比十八年更长的情书。慢慢地，她从门里探出头来，一步一步，走向佝偻在轮椅里的身影。

房间里兀然开着的电视早就作出了提醒，或许叶淑柔也猜到了这样的结局。但她还是问，不知是不是带着希望：你不记得啦？

抚着木棉花的老人看向她，仿佛听过很多遍这样的问题，回报一个歉意的笑。

谢南枝，那样坚强、痛苦、执着的人，现在从混沌的思维里，挤出一句，老了，没用了，对不起。

她不会明白面前人的眼里为什么带着悲伤，也不会理解叶淑柔圆梦般的喜悦和小翼翼。世界在眼里扭曲，连同面前的脸庞也不甚清楚，而她只是一个毫不自知、弄丢了身后的“孩子”。在承受过那么多以后，命运仁慈地允许她遗忘，却也一并夺走了弥补遗憾的机会。

可当快门闪烁的那一刻，谢南枝看着凝固在照片里的人像，和她曾在记忆里无数次抚过的慢慢重叠。这份执念终于破开几十年时光的囚笼，于是她唤：淑柔姐。

嗶嗶的几个音节，是大脑在唤醒发声的能力，而非犹豫不决。

这场相聚，更像是两人的夙愿。她们错过彼此太多了，导致在终于有机会见面的时候，多么浓烈的笔墨都显得不够。谢南枝要怎么才能说清十八年里的艰难？叶淑柔要如何感激这如山的恩情？她们之间隔着太多，那么双目相对时，会不会因如此深的沟壑而无言？

于是电影选择了另一种结束：释怀。不必背负者诉尽苦痛，不必受恩者负担于怀。把你拥入我的爱，是我的决然，因此在最后，我也放手让执念离开。

她们最后的会面是纯粹的，无关报答，就像约好了第二天下午要在游乐场见面的孩子，最重要的只有赴约。

贯穿整个故事的，不止书信与爱，还有遗憾。似乎有很多离别不该发生，有很多圆满将要达成，却都因为错过，无端完结。

电影中另一个触动我的点，是谢南枝父亲的离开，就在说完“只要我没死”之后。

他的死是平静的，常年酗酒与艰苦的生活早就拖垮了他的身体，可就是这样安详地离去才让我悲伤。是不是再撑得久一点，他就可以同女儿一起，回到心心念念几十年的故乡，去看看木生的爱人，看看那些他愿意为养活他们少喝两口水的孩子。可我又知道，是这样的念想让他熬到了现在。

有时候人就是活一个念想。从前几乎是一辈子的路程，现在飞机可以直达了，他的挂念也就完结了。灵魂允许他离开。

每一次回忆这个故事，首先感受到的是一种平静，悲伤反而姗姗来迟，像是在读一封信。不像小说那样跌宕起伏，也不像散文一般缥缈不定，因为信纸太单薄，承受不住戏剧化的尖锐；也太沉重，兜不起虚无的意境。

它只是一封信，一个故事，一段历史。字迹端正，措辞平和，又分外生动，让人忍不住伸出手，轻轻抚摸终于干燥的墨迹，心里懵懵懂懂，却先落下泪。☞

（作者系海南华侨中学高中部学生，指导老师：汤成慧）